

周震鳞先生书法选集

何曾麗



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

周震鳞先生书法选集

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周震鳞先生书法选集/—北京: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, 2010. 7

ISBN 978-7-5004-8657-2

I. ①周… II. ①汉字—书法—作品集—中国—现代 IV. ①J292. 28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0)第 064886 号

责任编辑 冯广裕

责任校对 周用宜

封面设计 毛国宣

版式设计 周用和

技术编辑 李 勤

出版发行 **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**

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

电 话 010—84029450(邮购)

网 址 <http://www.csspw.cn>

经 销 新华书店

印刷装订 北京一二零一印刷厂

版 次 2010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0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
开 本 880 × 1230 1/16

印 张 5 插 页 2

定 价 26.00 元

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,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主
编

周用美 周用宜 周用和

编
委

周用美 周用宜 周用敦

周用仁 周用和 李淑兰

向隆万 周文明 周彦瑜

吴美潮 黄祖同 周至宁

周震鳞（道腴）生平简介

周震鳞（一八七五—一九六四），字道腴。民主革命家、教育家和书法家。湖南宁乡人。十八岁中秀才。一八九七年考入两湖书院。毕业后任湖南高等学堂监督，后任教务长。一九〇三应聘执教于长沙明德学堂、经正学堂。同年十一月，与黄兴等发起组织国内第一个民主革命组织华兴会。一九〇四年创办宁乡师范，一九〇五年与朱剑凡等创办周氏私塾。一九〇五年加入中国同盟会，任湖南支部长、中部同盟会领导人等职。翌年去日本东京。未几，湖南萍浏醴起义爆发，黄兴等敦促其即刻回国，主持革命大计。在芜湖安徽公学任教。身份暴露后，先赴武汉，旋即赴京，在北平顺天高等学堂、北京师范学堂任教，主办《帝国日报》，为《顺天时报》《国风日报》撰稿。一九一一年辛亥起义，任湖南筹餉局局长，帮办军务。一九一三年任国会参议院议员。一九一七年九月，任大元帥府参议、中国国民党广东支部总务部长、湖南驻粤代表。一九一九年任孙中山驻上海秘书长，一九二一年被孙中山任命为湖南劳军使。一九二二年第二次恢复国会时，再任参议院议员。一九二三年以《大总统代表》身份协调军务，任《大元帥代表》、大本营劳军使。一九二四年为国民党中央第一届执行委员会执委，并两次受到孙中山先生致函慰勉《执事贤劳，钦迟无已》。一九二六—一九二八年劝说张学良易帜。一九二七年九月任南京政府委员。一九二八年国民党军攻克京津后，赴北平接收大总统府、国务院及所属各院等机关之一切事务。同年十月，任立法院立法委员、私立民国学院院长。一九三二年二月，任监察院热察绥区监察使。一九三三年二月，复任国民政府委员。一九四二年七月，聘为国民政府委员。一九四五年五月，当选为中国国民党第六届中央监察委员。中华人民共和成立后，任中南军政委员会顾问、湖南军政委员会委员。一九五一年毛泽东主席电邀赴京，任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，第一届、第二届全国人大代表。一九六四年病逝于北京。

自序

余致力革命数十年，辛亥革命前后，无役不从。历次事实，兹不赘述，但就关于重要者约略言之。甲午中东之役，满清丧权辱国之次年，湘鄂督抚，锐意维新。湘有南学会，鄂有两湖书院。余以湖北规模较大，名师较多，急往考入。前后六年，科学之外，赖贤师益友之指授切磋，颇肆力于中西历史政治之比较，社会哲学之探讨。休暇之日，尤好谈兵，与将士交游。留鄂各界，均相器重。丁酉，谭继洵抚鄂，其子复生（谭嗣同）为之招揽豪俊入幕，余与沈荇、舒善生等与焉，朝夕研求变法改制之道。余之革命事迹，盖造端于是时矣。

戊戌政变，复生死，谭抚罢，南学会停，士气大挫。满后政府凶顽误国之焰日张，遂酿成庚子拳匪之乱，发生八国联军入京之奇祸。于是同学唐才常，会合南学会诸英俊，谋起兵湖北，直捣幽燕，勤王为名，继戊戌六君子而奋斗。事败，才常以次死者数十人；吴绶卿（禄贞）等武备学生，亦此次脱离虎口者。是役死者，皆两湖俊彦。余平生遭受打击，无痛于此者。乃与同学黄克强（兴）、龚敬夫（超）合失败余党，决定革命必先排满，非继太平天国，利用满清不平等积年界限，鼓动民族革命，不能建民权自由鹄的。痛定思痛，湘鄂同辈，均依约分途组织，奔走结合，猛力进行。自是长江上下游，人心一致，军学各界，弥漫排满革命口号。满政府忌甚，所在捕治。吾侪虽严守秘密，而同志之牵引被害者，所在皆有，尤以湘人为多。盖是时长江文武势力，均归湘人。以湘籍革命党员出入湘军，较易奏效故也。

自庚子大计决定，适拳匪既平，八国联军退出北京。辛丑，满政府缔结天津辱国条约，海内哗然。满政府始以兴学、练兵、派送留学生相掩饰，并由各省遴选高才、新学成名人士，入日本弘文师范，考察学务。克强即在所送之列。余以两湖毕业，派送士官。会新化邹师二由张管学百熙聘助办京师大学堂，荐充舆地教习，劝勿赴日。旋经湘绅电阻，留湘办学，克强更为怂恿，以为此乃转移湘人顽固脑筋，养成多数革命党员，以为宣传运动革命前驱准备，绝大良机，不可坐失。此余不顾一切回湘讲学之肇端也。

壬寅，留学弘文师范之胡元倬、俞蕃同诸公，相继回湘，热诚勇进。先改官立落星田湖南大学堂为高等学堂，黄泥墩设师范馆，

聘余充地理教习。元倬则承克强、笃生(杨守仁)留日团之使命,更得龙璋兄弟捐资,发起私立明德学堂。元倬奔走于外,余主持于内,招收有志青年,灌输革命宗旨。精神教育,早为旧党指目,集矢于余,谓明德为革命学堂,阴图陷害。会内部学生出余手笔批语告密巡抚赵尔巽,将兴大狱,并欲破坏明德。幸龙公芝生,为湘绅巨擘,力为保全,仅以离开明德了案。而学生激愤不服者,人数甚众。余多方解说保全明德苦衷,并荐克强自代,风潮始平;仍有愤而离校自费赴日留学者。中有十二人,发起私立修业学堂(即甲辰之役事先,余与克强制造炸弹、储藏武器之地。今则规模宏大,与明德、周南为四十余年之著名私立学校)。此次虽历万险,而可证明湘省民气之盛,老辈爱惜后进风义为尤不可及。

癸卯暑期,余既辞去明德,感老辈及国内外同志共相维护,益奋励前进。鉴于官立学堂之扩张困难,私立学堂之孤危易惹指摘,于是首倡改宁乡试馆为中学堂,分劝长沙府属各县试馆均成立中学堂,皆附设速成师范及小学。外府如邵阳、新化、武冈、衡永试馆,均争先恐后,改立学堂。熊秉三由湘西来,倡办三所师范学堂。李光炯居抚幕,倡改安徽会馆为安徽旅湘公学。外省子弟,亦能道一风同,隐消官场阻力。许玉屏创办第一女学,朱剑凡创办周氏家塾(即今周南女学)。教职员不提倡排满革命者,几不能列席讲座。未及二年,而学堂之多,学生之众,竟为各省冠。国内外同志莅湘参观者,莫不惊叹。而克强、遁初、霖生、行严诸公,乃迫不及待,欲乘甲辰十月西后诞日起兵长沙矣。虽事泄失败,主要同志均得脱走,在事会员,警敏遣散,损失尚小。而辛亥首义种子,多潜布于是役。失败为成功之母,此语信然。

甲辰失败,风潮初定,各学堂百计弥缝,幸未动摇。余兼任高等学堂教务长,改建岳麓书院为校舍,由落星田迁往(原有校址先后改为实业学堂游学预备科)。于是专心一意,日夕训练学生。科学之外,教以军事。休暇之日,率领入山,口授革命宗旨方略。盖余招收高等学生,事先审筹,由全省州县选送高才,严格考试,均额录取,故学生成就甚易,分布全湘,势力普遍。寒暑假期间,令其携带各项革命宣传品(如《猛回头》、《警世钟》、各省革命报纸、杂志等)相地散布,以为鼓动革命资料,使全湘风气,同时转移。学生得此经验,各知组织,以充革命干部,遂收事半功倍之效。湖南至今为革命策源地,非偶然也。

乙巳,同盟会成立于日京,孙、黄两公令同志宁调元、廖炳煌、陈家鼎持手书介绍加盟,以湖南党务付托。余各方审慎主盟,数月之久,有力友朋,学生髦俊,多人吾彀。丙午年夏,孙、黄两公遣乔宜生偕法人欧契乐调查党务,长絨属详细报告。余钞名册密交,接待五日,并以军事布置渐有基础各项情形相语,极为满意。不料二人不慎,舟中用英、法语泄露机密。鄂省侦悉,遂下令缉捕。因爱

护者多，闻风安全脱走，辗转由沪抵日京。是时长江至上海，吾党机关分布，所在招待，无异家庭，精诚团结，殆无有逾于是时者矣。满政权之必倒，即卜于是时矣。在日本，与克强同居数月，挂名政法大学，而与孙、黄及办《民报》诸同志运筹革命大计之日特多。适《民报》开周年纪念大会，同志意气莫不激昂，满廷仇视日甚。忽得同志报告，甲辰散布浏、醴、萍乡一带同志，布置军队起事，克强又促归主持。到湘之日，兵弱早败，同志在省者，资遣隐匿，以为后图。而刘道一、宁调元、胡经武等，或杀或拘，损失亦大矣。此丙午岁暮丁未春初事也。而辛亥起义，长沙新旧军下级干部多出于此，协助江西光复将士亦多出于此。失败一次，人情勇往一次，经验增长一次，党员加多一次。余主持党务，同志号为乐天派，非乐观也，志不辍，气不馁也。自是余在湘更不能露面，遂匆匆避走芜湖安徽公学（即李光炯在湘开办之安徽旅湘公学迁回芜湖办理）。

余居芜湖安徽公学半载，仍任历史、地理教习。学生风气，无异于湘。暑假皖同志约游安庆，寓徐锡麟同志巡警道署，藉谒沈师子培先生（两湖历史教习，时任安徽提学使）以掩耳目。返芜开学，而刺恩铭之事发，锡麟就义。端方侦余在芜湖，必与其谋，派三防营围捕，得熊秉三飞救乃脱。熊与余至交，在湘同起兴学，出力互助，如左右手。捕卒未到半日，熊忽至公学，约往舟中谈话，登舟即启碇溯汉。余乃匿于武昌邹师所创之舆地学会。自是长江下游亦不能露面矣。会袁树勋任顺天府尹，秉三人其幕府，陆咏霓亦往开办《帝国日报》，主笔须人。时吴绶卿已有军权，汲引田梓琴（桐）、白楚香（逾桓）诸同志均入京办报。秉三、咏霓诸友，乃力主张余速赴北京，主编《帝国日报》。秉三又荐刘霭堂充顺天高等学堂监督，兼师范学堂总理。刘与余亦至交，因得任两校地理教习。自是同盟会员联袂入京活动者日多，余以功课过忙，乃荐宁调元（由湘出狱抵沪）充《帝国日报》编辑，余但于星期假日作社论短评而已。自戊申至辛亥黄花岗之役，三年之间，余与绶卿各同志专力联络布置北方各省实力，从东北至西北，皆应机觅人组织进行。讲学办报，则为制造革命舆论、抨击满人恶政、破坏满廷威信之先锋武器。谘政院召集之后，满人假立宪行为毕露，吾人乃尽情反对。南方排满空气，亦因而继长增高。至广州失败，同志优秀分子多葬送于三月廿九日。余乃愤不可遏，于是有从旁听席投椅击散谘政院之事。事出之时，院警围拘至局。旁听学生大哗，呼朋引类，登时数千人闯入警局，呼吁开释。绶卿立即往民政部军谘局，令警局好言释归，随密送至天津日租界。寓居数日，而学部斥职通飭遍传矣（通令各省不得聘余任教习）。犖犖之下，演此学潮，轻易解决，固由平日知交广、信望孚，而人心厌满，已可概见；然非绶卿有胆有识，敢作敢为，机敏应变，余真危矣。居津仍化名作新闻记者。得秋季新军会操消息，遂买舟南下，与上海同志策划长江发动，并密派同志刘定坤、黎兆枚持书至陕甘，促井勿幕、黄幼蟾（钺）准备响应（辛亥夏幼蟾为升允奏调充甘肃巡警道，余在京曾多方为之定计，谋断满人右臂）。幼蟾复介绍定坤径赴迪化起事。留沪数日，遂先回两湖。抵湘

与同志集议，依照党中大计，决定分立机关，力戒再蹈洩露覆辙。余尤不可久在省垣，使人注目，群促立即避地，免误大局。余乃化装回宁乡家宅，以待消息。此辛亥回湘布置起义情形也。

余家居月余，因寒暑奔波，卧病颇剧。长沙光复之第五日，洪春岩、洪兰生之专缄并焦、陈^二两督安民布告始至。余扶病到省，告以克强回沪，不日至鄂总领义军。然焦、陈年少望浅，谄议局及各界人士虽群起相助，而新旧两军将士争功，都督府人多口杂，纷纷扰扰，殊少纪律。焦、陈出生入死，举事前半月，军需书旁午，日不暇给，食不甘味，寝不安席，语言粗忿，应付失宜，固所常有，事外之人，亦能原谅。不料奸人蓄谋，纵兵叛变，焦、陈两督起义首功，同时被害。一时市民惶骇，军警四散，人山人海，谣诼繁兴，或欲搜索焦、陈余党，或欲为焦、陈复仇，湘局之危，不可终日。谭祖安^三虽被推为都督，亦惶不知所措。石屏^四在省，人面生疏，言词短拙，更难出面镇压。于是同志及文武各界推余力为维持。余为革命全局统筹，深虑湘局再乱，鄂局难支，各省响应，将生观望。乃以『不做官、不爭权、专做事』九字相约，征询众意，排除万难，挺身主持，演说痛陈利害：略谓既欲拥护祖安，即当保持都督威信，为之壮胆，出任艰巨；首先痛哭旌恤焦、陈两督，以明是非；重行整饬风纪，严令新旧两军不准寻仇报复，互相歧视，听候编组援鄂北伐，援赣援川各军。且知湘人意向，非得老成宿望，不能安固人心。于是一面以龙研仙^四巡按湘西，一面延请刘良生先生到省任民政司。而刘先生之出山，则纯以余之交谊相强。祖安能用余言，折节罗致，遂促成广西独立，湘桂联军援鄂北伐，不独巩固湘局，而总帅克强，得此声势，长江次第奏捷，士气大振，全国响应，南京政府成立，皆有莫大关系。克强特电奖饰，谓革命成功，赖此一举，非尽夸也。艮生为复生拂尘之师，笃信船山之学。余为高等学堂教务长时，先生任中路师范监督，渡河往来，常相讲论。因余攻船山遗书颇久，互有进益。老人诱掖后进，引为忘年交。其生平事故，家庭状况，茶余酒后，莫不倾吐。而其生平最得意学生，则为其内弟王铁珊先生，由浪子教之成立者也，艮老夫妇之命，莫不顺从。当祖安未迎此老之前，余假其口气，电王独立，当得回电『千里同心，唯命是从』八字。祖安乃派人专逆到省，时余与祖安出王复电，跪谢矫电之罪，老人笑谓『好好，正合孤意』。祖安不敢面求，委以民政，余再三以全湘及全局利害陈之，遂慨然允许。焦、陈殉后，革命进行无阻，艮老之功不可泯没。

湘局粗定，克强苦战汉口，已不能支，鄂局日危，催援之电，日夕飞来；江西乞援，亦须分兵驰救。祖安任事时，库空如洗，兵增

【一】焦达峰、陈作新，长沙光复后被举为湖南省正、副都督。

【二】谭延闿，字祖安。

【三】谭人凤，字石屏。

【四】即龙璋。

餉绌，竭蹶万分；汉市焚洗，亦待协济，不独援师必裔粮而行也。于是克强电湘，强以筹餉局事相委。余生平不愿理财，且调兵遣将，事多躬亲，筹餉要政，辞难兼顾。同志再三责勉。不得已暂居总办之名，为立章程，出布告，另委坐办遵章执行业务，财政司代管收支、发行公债而已。事繁弊少，富室指捐，颇收军事济急之效。援鄂之师，既星夜驰赴汉阳，石屏随往参佐，因又力持十余日，克强始能分身赴上海指挥。黎元洪、谭石屏合湘鄂同志，全力固守武昌。旋得南北停战机会，而上海、镇江、苏州、南京各军，内外呼应，次第光复；安徽、江西先后底定。义声所播，举国一致。南京政府遂于壬子元日正式成立。自武昌首义，用兵时间仅三阅月，推倒满清，宣布共和，由民族主义争取到民权主义，此空前历史之大革命顺利成功，岂一朝一夕之故，一手一足之烈哉！

蔡松坡之起义云南也，实西南革命军人之领袖。蔡为湖南南学会高才，留学日本士官最早，原为梁卓如培植。庚子决定排满革命之后，一从余与克强主张。余在高等教习时，蔡充武备学堂教习，排满情绪之热烈，更过于余。每劝其韬晦蓄势，养成学生，博得兵权再动。彼则行动招忌，卒招辞退。幸入广西练兵，开办干部学堂，广招湘籍革命学生训练军事，克强往来其间。方充协统，又遇排陷离桂。然革命实力，已在新军，革命种子，早经散播。王铁珊起义之兵，及率之入湘组织北伐湘桂联军，归赵恒惕统带，拨入南京第八师者，皆松坡旧部也。会李经羲总督云贵，调充云南协统，兼办讲武堂。松坡遂又得合该省士官同志，潜图大举。武汉首义，云南响应，秩序独佳，并能声援川黔两广，使克强无南顾之忧，功诚伟也。松坡在南，绶卿在北，实力相等，又同庚子脱逃同学日本士官者。清廷不信，所谓摄政政府起用袁世凯，授以秉国大权。袁氏深知绶卿历年所为，恐革命成功之后，出为政敌，疾忌如眼中钉，于是阳荐升山西巡抚，阴贿赂之于石家庄。绶卿既殉，北方响应各省坐失保障领袖。于是袁氏狼子野心，阴谋称帝，为所欲为矣。驯致南北议和条件左右为难，吾党意见纷歧，不能不委曲迁就矣。盖自甲午至辛亥，前后二十年，革命过程中，历次替嬗，历次演进，正如剥蕉纍茧，层层待理，层层生新，每经一次失败，即牺牲一次人才，丧失一次元气，变更一次党系。同盟会原合各派而成，克强在珠江流域领导起兵失败凡十余次，合之各处奔走运动，随时遇害，海内外愤而自杀者，多为一时俊杰。武汉首义成功虽速，而湘鄂苦战，革命中坚分子丧失过半。余尝谓革命成功，而革命党员牺牲失败，诚至痛也。南京政府与袁世凯迁就调和，非贸然也。加以全国舆论，新立政党，责望和平，如出一辙；党中主张北伐再战者，反遭唾骂。革命之局，限于时代与环境，盖如此也。

总而言之，自咸同以后，全国军政权均移于湘淮两军之手。湘军兵力，散布最广，约居淮军三分之一。当时，两军文武将士，忠顺事清，皆如初入关之汉军旗。革命党赤手空拳，以图冲破网罗，造新时势，谈何容易。戊戌、庚子，利用两军乘满清误国罪恶昭著，托兵谏之名，犹取失败，此皆由于运动时机尚未成熟，奴役风气积重难反之故。庚子革命方针决定，吾侪一致从广兴教育、多办报章

入手。湘南为湘军子弟群萃州居之邦，尤赖二者普及，以期驱使其子弟，说动其父兄，效果当然易见。湖南文武学生宣力运动军队者最多，挺身投军革命牺牲者亦最多，职此故也。余尝谓辛亥革命党利用湘军起义，淮军赞成，必有凭藉，方有成功。中国之大，历史之久长，人心之复杂，南北议和，不能一次彻底尽扫旧污，皆由于此。然而驱逐满清，废除帝制，旗帜鲜明，昭示世界，洪宪复辟之乱，随起随灭，自取覆亡，有为呼冤报仇者乎？北洋军阀，觉悟就范，有能长久割据者乎？此固孙、黄诸公先后坚持、始终奋斗之功。而南京政府结束，辛亥成功，宣布临时约法，树立国家不拔之基，天下后世，固有不可轻侮逾越者在也。曾忆克强、遁初二民国元年回湘，在欢迎席上郑重表示让袁政权，吾党在野，专致力于农工商实业，协助政府，力图富强，天下为公，政见彰彰在人耳目。倘无袁氏一人之私，构成内乱，肇生外侮，或者国家早有建设，世界早得和平。拉杂写来，亦人事代谢得失之林焉耳。

南北议和成，南京政府取消，初设留守，旋亦裁撤。同盟会改为国民党，交通初代理理事长。孙、黄两公，均以办理实业空名宣布在野。余在湘办理党务，克强以颂云^二等佐祖安整理军事。余旋代表湖南人京见袁，察其谦恭下士情形，有如王莽。遁初名为农林总长，方居万牲园，筹办国民党，与袁周旋。克强亦为袁欢迎入京，随即回沪。余在京月余，与袁晤面多次，为公事商请，久无结果。惟派人招待，格外殷勤。知其疾忌吾党，绝无诚心。适武汉首义之张振武、方维公然被害于京，余乃不辞而去，并劝遁初从早出京，回湘策理党务。此次袁銜我最深，曾电质问祖安，有不知何事开罪周某之语。国会召集，余被选为参议院议员，袁、黎攫取正、副总统，依议和条件也。而正式政府，国会同意唐绍仪总理组织一条，袁则食言而肥，坚持用赵秉钧以拒唐，国会亦迁就以赵代唐。当时谣言倾动，谓国民党主张提名遁初为总理。由是袁使赵贿应桂馨置遁初于死地。吾党忍无可忍，孙、黄两公讨袁军不得已而组织矣。

民国二年春，余由湘奔走于江西李协和^三、安徽柏烈武^四及京沪之间，催促速为之备。然自袁操国柄之后，早将北洋势力侵入南方；复假军民分治之名，各省皆设民政长以掣都督之肘；再设护军使，直接受袁调遣指挥，以削都督之权。克强历来负吾党军事之责，明知其必败，勉强出而牺牲。赣宁一役，不过宣布袁氏潜图称帝罪状、预先警惕国人勿助桀为虐而已。赣宁战事失败，辛亥起义都督皆取消独立，与孙、黄两公亡命日本。余与湖南取消独立同人，皆不能立足。黎元洪在鄂，迎合袁旨，百端胁迫，阻碍亡人。余尤

〔一〕即宋教仁。

〔二〕程潜，字颂云。

〔三〕李烈钧，字协和。

〔四〕柏文蔚，字烈武。

袁氏欲得而甘心，行至九江，被捕于日本舟中，非援外交惯例，各方营救，几不能脱。辗转亡命日本。是时君主立宪党结合同盟会分立之共和党，包围元洪，妄想排出国民党，得袁欢心，即可保持地位，瓜分利禄。孰知袁持一网打尽成见，乘各省独立取消，立派段祺瑞率北洋重兵督鄂，迫使黎元洪只身入都，冯国璋率部分布江、浙、福建。于是称帝称王，颁爵、筹备大典之逆昭著矣。一年之间，各省解甲入京之要人，或明戕，或暗害，或羁縻，或软禁，莫不失其自由。于是人心厌苦袁氏，是非渐明，舆论渐转矣。孙、黄两公分途准备声讨。克强赴美活动外交（是时美人袒袁），且知松坡尚有实力在滇，将欲密促发动，非待军饷不能出兵。于是以余与石屏、协和、锦帆（熊克武）、韵松（方声涛）、隐青（林虎）往南洋筹募。时岑春煊以斥袁反叛，亦亡命槟榔屿。余与同人齐往游说，托其劝告老桂系领袖陆荣廷，一致讨伐。未及半年，款有成数。余先回日本，报告留日总机关。而松坡软禁，不易出京，同人莫不忧惧。此民国三年秋日事也。民国四年秋，松坡阳示颠狂废疾，往津就医，乘间逃往日本赴滇，电协和、锦帆、韵松携款先至滇布置。十一月廿五日，护国军义旗遂高举于昆明矣。松坡以唐继尧坐镇云南，以协和率张开儒、方韵松两师经桂入粤，自提劲旅入川，派锦帆充川军总司令，收集旧部，刘显世举黔以应。陈二安^二，袁倚为西南重臣者，亦吁请立即取消帝制，颂云由川黔回湘西，会师驱汤（步铭）。袁氏四面楚歌，段祺瑞、王士珍等亲近部属相率警告，凡劝进者转而劝退，袁逆羞愤而死。中国帝制余孽，从此告终矣。松坡底定西南，以积劳成疾，亟思息肩养病，于是以罗佩金代将，预先扶植唐继尧为川滇黔联军总司令。陆荣廷逼走龙济光，统一两粤，以谭浩明充湘粤桂联军总司令，率军经湘北伐，拥刘艮老为督军兼省长。颂云乃卸职退避。国会恢复，举黎元洪为大总统，冯国璋为副总统，同意段祺瑞为国务总理，讨袁军事乃告最后结束矣。孙、黄两公回沪，余往来京沪，筹商应付北洋军阀之策。余主张克强督湘，以备领导西南各省，应付非常，而忌者阳相应和，阴促黎元洪命谭祖安督湘。自此北洋势力日张，曹錕率部横断湘鄂之间，益轻视西南矣。克强在美医肺疾，未愈而归，方与国会同志进行分化府院直皖各派之计，天不厌乱，病发而卒。松坡养病日本，得电数日悲痛，相继以逝。民党军事长城已失，直皖两派更肆无忌惮矣。

民国六年，会葬黄、蔡已毕，段祺瑞以傅良佐易谭祖安督湘。湘人或逆（谓傅同乡又和平）或拒。旋刘（建藩）、林（修梅）起义驱之。段复以张敬尧继之。直系吴佩孚等进据衡宝，祖安往郴州率部据守湘南。是时直皖分化，已见事实。湘人连合直系，让出湘境，回师鄂豫。祖安乃以所部驱张，三次督湘。国会解散，余随孙公及唐（少川）、伍（秩庸）^三两公，由程璧光率领海军入粤，开非常国会，为大

〔一〕即陈宦。

〔二〕伍廷芳，号秩庸。

元帅，主持护法。令陈竞存、许汝为^{〔一〕}等组织援闽粤军，进援漳厦。大元帥府一切设施，均为莫荣新阻挠。孙公遂有令海舰炮击督署事件。非常国会徇滇、桂各方之议，废大元帥制为总裁制，推定岑春煊为主席总裁，希望维持护法局面。孙公见陆荣廷部旧将暮气已深，但求把持地盘，无心前进奋斗，民国八年，仍回沪另定大计。先使援闽粤军回粤，驱逐莫荣新等；随即号召全体议员，以足法定人数，正式集会于粤，选举总统，成立政府，而后大举北伐。余代表孙公至漳州晤竞存、汝为，商定粤军回粤计划。竞存、汝为以余回湘说祖安，分兵入北江作声援为定，并议定孙公筹助开拔费，军人粤境，全由粤省供给饷需。余回沪报告，孙公欣然允许。于是多方筹凑经费，不足则以上海住宅押款以济。余先将孙公报诚付托情事缄告祖安。祖安覆书，唯唯从命。余始资孙公缄回湘交祖安。懋吾^{〔二〕}（李执中）、理鸣^{〔三〕}、烈武、溥泉^{〔四〕}先后皆来长沙相助。初抵长沙，祖安承诺如约进行。余乃放手传集各军，晓以大义，宣布孙公德意。驻省鲁咏安^{〔五〕}（涤平）、陈护黄^{〔六〕}（嘉佑），驻醴陵第六区司令李仲麟，皆争先恐后，服从孙公指定方针，各自调动所部，纷集省城附近待命。时祖安忽听反对派之言，中途变计，迁延逗留。时已民国九年八月，粤军如期发动矣。余舌敝唇焦，久无成功。祖安则招致蔡元培、吴敬恒诸名流，酒食征逐，游山玩水，故示闲逸，使余难堪，视孙公若无物。不得已，余乃决计劝祖安离湘，令赵夷午^{〔七〕}（恒惕）为总司令，林特生^{〔八〕}（支宇）为省长，以促援师早出。同志张伟卢^{〔九〕}（智）又以协和留湘李名扬、姚季逊同志一部，先行开拔而南，张柏生杀不服从调遣之萧昌炽，廖素孚率第三旅会合各部，逼近省城。余先备船请陈凤冈告祖安立即登舟，以免挠乱长沙秩序，并约出兵后立即回沪道歉。于是陈嘉佑等先后率众将至韶州，莫荣新、沈鸿英旧桂系大骇，相率退出广州。余由沪转粤，总裁制取消，积极筹备参、众两院集会于粤。无何，长沙主张援粤同志被害巨案发生，可知祖安三次督湘，势力究不可侮。而此后北伐之阻力，又相继发生矣。

民国十年五月五日，国会选孙公为大总统，正式就职，开府于观音山。命竞存、汝为合广西同志打倒桂系。旋由展堂^{〔一〇〕}（胡汉民）、汝为、仲元^{〔一一〕}（邓铿）负责组织北伐军，设大本营于桂林。命余回湘劳军。行至郴州，护黄极意欢迎，其他则意见不一，谓湘当南北之冲，湖北直系盘据，南方兵力不敌，以假道江西北伐为便。竞存战胜而骄，复恐广东再战，供亿为难，内部又生阻力。孙公亲征，居桂已久，迁就改道，零陵、衡州始听令，筹备大本营以迎。改道之议既定，竞存公然反对北伐，辞职归惠州。孙公移节曲江，令余返粤计议，金以竞存已弃职，总统应回省城镇摄。无何，竞存所部叛乱，攻观音山。余得同志熊守一密报，熊充洪兆麟参谋长，为余主讲明德时学

〔一〕 陈炯明，字竞存；许崇智，字汝为。

〔二〕 覃振，字理鸣。

〔三〕 张继，字溥泉。

生，事先约其为谍报），飞告孙公，登舟回沪。余走沙面，觅舟至香港，接待国会议员，旋即到沪。时已民国十一年秋矣。是时汝为已率粤桂军讨叛逆，洪兆麟、赖世璜部汹惧，迎余与协和前往抚定，滇军留粤省者迎沧白^二。余知祖安可提旧部为助，乃介绍入党，晋谒孙公，谈次大激赏。孙公令速即买舟。余与沧白、协和、祖安皆从赴粤，登舟之日，适值农历除夕也。

民国十二年，直系战胜皖系之后，解散安福国会，恢复旧国会，贿选曹锟为总统。北京秽乱之声，每况愈下。余与同志赞襄孙公复位，随又代表孙公与协和、雨岩^三至闽，联合皖系臧致平、卢永祥，协同讨伐。余得北方同志王励斋、刘允丞、焦易堂等电，促北上倒曹。乃托秘书徐于（子俊）同志回报孙公，以时机不可坐误。

遂由厦航津，与冯焕章、胡笠僧、孙禹行^三代表及北方同志会商，决定组织国民军，推焕章为第一军、笠僧为第二军、禹行为第三军，焕章兼充三军总司令，同时发动。一、三两军会师逼北京、保定，二军驻开封、郑州。曹锟以直系部属涣散，段系军队及奉军南北牵制，无力相抗，逃入天津。国民军一面拥段为临时执政，一面托余回沪迎孙公入京。孙公命余先行慰劳各军，待其先赴日本活动，再到天津议定方略。临时执政乃发号施令，任焕章为直隶善后督办、笠僧为河南善后督办。此民国十三年冬季事也。是时禹行派叶香石为三军副军长，杨杰为之练兵于郑州，助笠僧进击豫西刘（镇华）、憨（玉昆）两部。余往来战陈之间，不能分身。民国十四年一月，孙公到津卧病，余与允丞入谒，已难畅谈。余与允丞以战事正酣，急返豫西前线。孙公主张开国民会议，段派主张续开善后会议，争持未决，而孙公肝病益剧，入协和医院割治，因以不起。豫西既平，笠僧捷归开封，意态欢娱，同志称庆。三月十二日，余与纯士（刘积学）诸公正燕饮梁园，春天忽狂风，飞沙走石，昼为之昏，对面不能见人，群相惊愕。移时归寓，则孙公与吾党长别哀电至矣。余居开封，正为笠僧诸同志日夕筹定善后，未能入京襄助治丧。笠僧忽患疮，割治毒发而卒。国民军中坚又蒙莫大损失，同志灰心丧气，未有甚于此时也。旋推师长岳西峰（维峻）继任河南善后督办，余仍居开封相助，并代往鄂赣联络萧耀南、方本仁以为缓冲之地。

民国十五年，奉军人关逐段，拥徐世昌为总统，旋即废之。张作霖自称大元帅，据北京。蒋介石办黄埔军校，前四期毕业，组织国民革命军，誓师北伐，占领武汉。祖安充国民政府主席，介石驻江西指挥。黔军王天培，湘军鲁涤平、贺耀祖、叶开鑫、陈嘉佑，夹江并进。冯焕章之西北军，岳西峰、蒋朗亭、郑思诚之陕军及樊钟秀等之豫军，东西侧击。孙传芳三江势力全灭。介石遂入南京。旋宁汉合作，国民政府迁都南京，祖安仍任主席，余被选任委员，旋复往豫连合焕章之西北军西峰、郎亭、思诚各部，与湘黔各军合攻直奉。

〔一〕 杨庶堪，字沧白。

〔二〕 蒋作宾，字雨岩。

〔三〕 冯玉祥，字焕章；胡景翼，字笠僧；孙岳，字禹行。

合作，国民政府迁都南京，祖安仍任主席，余被选任委员，旋复往豫连合焕章之西北军西峰、郎亭、思诚各部，与湘黔各军合攻直奉残部。由徐州抵济南，日本领事武官出兵干涉，我交涉使蔡公时被杀，遂顿兵不进。余与梓琴由豫入晋，与百川（阎锡山）筹商驱奉军出关。张作霖方遣代表于珍居晋，连合百川。百川拘其代表，出兵申讨。余乃赴津晤段并直系败将，痛陈日本侵略大陆，步步实现，非全国统一，不能应付，请其释嫌救国。百川与北洋军人，夙称接近，与段关系尤深，直皖两系均辱于奉张，莫不乐为百川助。褚玉璞、张宗昌不战而交出直鲁，于是傅作义出涿州之围，百川大部与禹行所部之徐永昌，焕章所部之韩复榘，匕鬯不惊，奠定幽燕。余乃奉命接收府院，此乃民国十七年事也。十八年元旦，张学良迎余至沈阳，东北易帜。回京与各省军事首长接洽为多，一时苟安。

民国十九年，扩大会议开会北京，汪、蒋内讧，蒋与阎、冯之战以起，随统一，随分裂，余数十年苦心孤诣，均成泡影。不得已摆脱一切，不敢再问国事党事，洁身居津二年，以临池为日课。廿一年至沪，鬻书为生。廿三年痼发于背，缠绵床褥八阅月，九死一生。医嘱操劳过度，务宜多事休养，遂更不问世事。廿五年归长沙。廿六年抗战军起。廿七年由长沙归乡庐，息交绝游，期为农夫以没世而已。三十二年，长沙四次会战，失利沦陷，宁乡随之。恐作日俘，避走湘乡。湘乡继陷，复避安化。三十三年夏初，颂云来电，促避重庆。避渝旬日，炎暑如焚，乃西游成都。至灌县，览离堆、灌口、都江堰李冰治水遗迹、青城灵岩诸名胜。居灵岩山寺月余，同寓美侨得广播日本战败行成消息，余乃迅返重庆回乡。旋有宣慰湘鄂赣三省之名。余以无实惠及于人民，空言粉饰，徒劳地方接待，乃电托同人往鄂赣，仍退居家乡。三十六年春，烈武、理鸣居沪病危，知必不起，亟往探视。两公与余，患难相共，情同手足。病榻握语，皆具深心。未及二旬，先后终命。伤心惨目，视殡而归。此次留沪两阅月，偶察海内贤者来言，知社会犹有变革。归经南京，访晤旧友，苦闷亦然。于是遄反故乡，苟延岁月，以度暮景。

驹光如驶，又届三年，七十六老矣，犹得目睹人民政府簇新盛治，祖国前途无限乐观，是在当事诸君子努力前进耳。

以上所述，虽关个人经历，而党之变幻离合，军之互相雄长，驰逐纵横，政之纷政混乱，烦苛残暴，数十年来，几无一夕之宁，孰令致之？共和初奠，国人未习民主法度，不解运用政党政治，固其通病。若夫罪魁祸首，则不得不归咎于袁氏之反复无常，帝制自为矣。老病记忆力衰，海内旧友，犹多健者，补其阙漏，正其疏失，理而董之，是所企幸。

周宗祥

一九五〇年四月十日笔述于湖南长沙

前言

先祖父周震鳞先生作为民国元老，在长达七十年的革命生涯中，亲历了推翻清朝、建立民国、反袁、护法、二次革命诸役，以及抗日战争、解放战争和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等重要历史阶段的重大事件，是革命的先行者实践者。他南来北往，国内国外，一生奔波，为革命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。他以『不做官，不争权，专做事』为座右铭，不为名，不为利，两袖清风，无私奉献，赢得了世人的赞誉。一九六四年逝世，毛泽东、刘少奇、周恩来、朱德、宋庆龄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敬送了花圈，表达了对他的敬意。

先祖父既是政治家，又是教育家。自一九〇二年两湖书院毕业后，应湘省士绅邀约，回湘兴办新学，任湖南高等学堂教务长，参与创办明德学堂、周南私塾、宁乡师范，任民国学院院长，为国家培养了大批人材。刘少奇、徐特立等都是他的学生，毛泽东主席称他为『太老师』。

湖南民间广泛传言：『湖南有三宝：『黄兴的腿，覃振的嘴，周震鳞的手。』意思是，黄兴积极奔走革命，覃振善于舆论宣传，周震鳞擅于写作和书法。这是湖南民众对三位民主战士革命实践的特点和特长的形象概括。先祖父文思敏捷，行文犀利，曾主笔《帝国日报》，为《顺天时报》和《国风日报》撰稿，对腐朽的清王朝进行有力的抨击。一九三〇年主办《坦途》，将矛头指向专制与独裁。

先祖父是位书法大家。他少时习书，临碑学帖，涉猎篆隶楷行多体，玩赏王、虞、颜、欧名作，深受湖湘书风影响。其楷书端庄雄浑，行书道劲舒和，自成一家。他一身正气，刚正不阿；又雍容大方，淡泊平和，字如其人。民国时期人称：『南有周震鳞，北有于右任。』这个提法，既因周、于二位国民党元老私交很好，常为革命志士赠送作品，又因二位书法各有特点。

在即将迎来辛亥革命百周年纪念之际，中国人民庆幸百年来由于革命者和人民群众的奋斗，已赶走了帝国主义者，推翻了封建统治，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建设。百年后的今天，一个独立、民主、富强的新中国已屹立于世界的东方。

如今我们编辑集子，既是对先祖父书法墨宝的热爱，也是对他为人爱国的致敬，也有纪念辛亥革命先烈的诚意。我们要继承和发扬革命先辈爱国的优良传统，走正路，不断前进。

编者

二〇一〇年

目 录

一九六一年春节毛泽东主席在中南海与周震麟亲切握手·····	二二	一九一四年黄兴致周震麟等函·····	二四
青年时期的周震麟·····	二三	一九一六年题签·····	二六
中年时期的周震麟·····	二三	一九一六年致孙中山信函·····	二七
一九二一年摄于中国国民党本部·····	四	一九一七年致孙中山信函·····	二八
一九四七年周震麟与覃振、胡瑛之子胡蟒合影·····	五	一九一九年题签·····	二九
一九五一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周震麟、王季范在北京看望华北革大湖南学员·····	六	一九一九年临碑·····	二〇
一九五四年周震麟当选全国人大代表相片·····	七	一九一九年致孙中山信函·····	二一
一九五四年周震麟参加全国人大代表大会		一九一九年致廖仲恺信函·····	二二
湖南省代表合影·····	八	一九二二年致杨庶堪等信函·····	二三
周震麟幸福晚年(一九五六年)·····	九	一九二四年题签·····	二四
一九六一年周震麟在家中书对联·····	一〇	一九二四年为《三希堂画宝》题签·····	二五
一九二一年孙中山签署的大本营委任状·····	一一	一九二九年手札·····	二六
一九二三年孙中山致周震麟函·····	一二	一九二九年手札·····	二八
一九二三年孙中山致周震麟函·····	一二	一九三一年临帖·····	二九
		一九三三年临帖·····	三〇
		一九三三年题签·····	三一
		一九三三年题词·····	三二